

5

T 3160/7116.8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5 1939

隴西縣誌

書

第五册

卷十下

詩文

隴西縣誌卷之十

文

郡守劉公實政冊序

楊 恩

聞之政以實舉以飾廢非飾之能廢政承訛踵敝上下相偷務末遺本民何賴焉在昔所稱良二千石者政修務舉民無歎息愁恨之心也即蜀文翁興學易俗鄒魯印夔耿都尉常平積貯歲不為灾李北海練兵飭武遠偵急收匈奴不近塞巽渤海捕逐弗先牛犢消盜各稱治行為天下第一每艷言為不可及何哉豈無智能用非其數期會簿書在耳目之前安養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消弭在歲月之後責之數迫效之數緩亟遷數易安
用久計為斯漢而後所以鮮善治也仁人忠計則不
然振起波靡之中力敦真實之政則今郡守商城劉
公是已公自蒞政日夜講求民瘼舉議實政四大端
以示部人楊子受而卒業則見首風教先社學次積
貯修社倉次練兵操民壯次弭盜布巡徼蓋以立教
貴豫蒙養待命於天非完計徹桑宜及未雨盜弄要
在消萌條分縷析網舉目張目之中又有目焉挿腸
擢腎細籌熟畫直欲出溝壑捐瘠登之豐樂驅豺虎
令遠遁偕萑苻而之大道也集龔黃諸君子之美而

兼之肫肫哉甚盛心已則再拜歎服太守之憂民胡
其若此公曰太守受任重大矣是安得無憂今天子
嘉憫元元分寄令宰俾太守實師帥之無亦曰與我
共此者其良二千石乎仰承德意俯思職業即轄內
一夫不獲惟太守之辜何以有詞於監者是安得無
憂顧太守之憂方未已也自世不尚實吏治敝久今
一時共事諸賢固皆濟濟乎循良之選矣得無猶有
一二務飾者乎市猾敝儒猥集鄉塾云設身實未嘗
臨之閒署僧廬揭榜通衢詭積貯其中未必有也空
券朽戈苟飾送迎問教場何所倉皇不能對額牌什

器具列經道他廢閣不問盜發不時惟務掩覆千里之內安得皆如太守身至焉而如其心有一於此是上以實求而下以虛應也是太守不負天子而令負太守也冊雖具塵飯塗羹耳實政之謂何楊子曰不然直表無曲影清源無濁沅在上者既心籌之又身先之謂至誠有不動而身教有不從者乎況士君子業側足聖途出身事主受牧求芻亦孰不欲以功名自樹卽無太府之憲猶將為民請命矧遵已規受成事而不相與以有成者非夫也期月而可三年有成楊子且與隴右蒼赤樂觀德化之盛耳烏用是過慮為公頷之授簡楊子俾次其語為實政冊序

鞏昌新誌後序

楊思

楊子輯新誌成得請於觀察邦伯公裁訂付剞劂行矣或見以為少文乃過楊子曰夫誌郡史也不徒紀載要在必傳竊聞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讀新誌事核矣而鮮援附詞質矣而少緣飾雖稽覽可供於欣賞謂何夫舊郡記規模必摹尚書周禮揆藻必倣左氏國語標目必擬史記漢書記事必依孟堅子長其立論曰左傳粲以葩國語典而麗史記煥而章漢書質而文是其自負然矣抑何燿然壯觀柰何俱汰之寧

有說乎楊子唯唯謝不敏徐復曰聞之制作亦各有體矣誌傳之作為紀實乎為炫文乎如其文也者經史古典具在自可取覽何藉於郡誌若為紀實也者患弗核不患無援附患弗質不患無緣飾法惟直而已譬子為親寫照面目不論好醜惟其似衣履不論雅俗惟其實俾子觀之知為吾父弟觀之知為吾兄鄉人觀之知為某某乃為得直如謂容須飾觀假貌安仁服當示美借飾褒博望之豈不偉然美丈夫然子見不知為父弟見不知為兄鄉人見不知為誰何亦何益於寫照則文飾之為害也矧息之寡陋何敢

與於斯文極知僭踰姑就正於有道云爾

重脩夷齊廟記

朱燮元

隴西之有首陽縣也其名最古而縣實以山得名漢唐以後日尋於干戈割裂分併迄無寧宇於是縣廢而山靈亦遂以湮沒余過熙湟飯於中火見所謂首陽城者雉堞具在詢之父老共曰進此五十里則有二賢祠兩所一為舊址一為後剏因覽其形勝嵯峨峭聳羣峰並峙俗以為西五臺稱清涼世界蓋自崑崙崙積石蜿蜒東入至此實分兩界而祖四瀆其稱首陽的有由也二賢擇地而蹈真無踰此郡人楊司農

閱覽博物君子也著首陽辯纒纒數百言足破千古之謬會鞏郡宋二守力請修復余遂量捐廩羨行令糾工而朱郡守並兩別駕魏司理方縣令咸不吝捐貲相與協贊靖遠道方伯秦公臨鞏道大衆周公洮岷道大衆畢公分巡道食憲宋公一聞義舉復共捐助會直指牟公來按兩河遂上其事蒙報可於是經費克然工遂落成凡為正殿三楹中肖二象二門並前門亦三楹旁列耳房外為棹楔舊有香火田二分日久為豪右所據今悉清出召道士常元邵本源守之仍蠲其賦歲時則八祀典是役也即不及蒲坂之

輝煌然亦足以存直... 其事余不敏竊惟昔儒謂... 心在以仲尼之道在也仲... 自有一種直脈而獨不以從... 慕不少置者則惟二賢之一... 真耳夫耻之為義振頽飭靡蕩穢驅妖抗造化溢出之威稜留人世不磨之公道天地有成毀此脈無盛衰堯舜讓二賢求仲尼憤皆此心也故天民之外另標逸民一局而慨然以身接之誠謂等民耳乘運則稱天違時則稱逸兩者迭負互用若合若離而要於

究竟寧無彼不可無此譬之水然五色弗得弗彰也
謂五色非水不可而水若無五色愈見真面目矣孟
子曰不由者直痛所處險峻不願出耳而皆不為者
何物學仲尼者何事誠以正名當避位東周當扣馬
若夷當採薇仲尼之與二賢豈非千古真相知哉今
人心中皆有仲尼而就仲尼所謂行已近勇者猛
然一省即超出二賢真相矣迂者不曉輒曰吾儕生
長休明黼黻治世之世亦何嘗栖栖天下善師其
思潔乎栩栩南柯而不醒乎勞勞蚶角而不厭乎
此一念即見二賢無論其大者支積阜障狂瀾即簞
豆取子夢寐往來有與本來不相得者誰則無耻耻
則奮奮則得善學二賢正所以善學仲尼也有異術
哉夫人一日不對鏡則皇皇索照况高山景行儼然
在前而有不動尚友千古之想乎所謂皆可為堯舜
者此也是舉也殆不迂矣

鞏昌府遷學碑記

王鳴玉

郡邑之間有大利害昭然人目而人不知知而不肯
言言而不見信信而不果行者非必盡憤憤也曰利

害未必及我目前勞怨不得不避耳夫人自處利害外其於世何關若置身利害中而有所畏忌陰要其實陽遠其名此亦事之賊也余出守隴之暇遠瞻澤宮左右山童水緩又板屋數椽對峙門屏若目有翳而胸有壘顧語諸生曰吾非形家者流恐風水不能不為汝曹分過遂決意補救而諸生猶躊躇不報毋亦為利害內外兩種人所持乎然無一人非余言者工僅一簣適武陵徐君至曰此何益不如徙而南問之父老故學基也前此人文蔚起喜事者輕變易轉不吉則更張之為害甚矣哉徐君翔行諦視國中南向罔不吉盛衰在目一日而履幾穿旦起門如市衆議僉同形於夢卜乃謀復舊宇期三月告成工木之費出之捐助泥水之役出之召募不敢以片瓦株茅妨農牧抑余嘗親是役矣敝邑人文甲三楚泮宮枕山帶湖左右有橋衆議宜塞沮於細人之口竟成築舍辛酉之春二三同袍躬親畚插咄嗟築為高墉士戍劉公必達魁南宮丁卯譚公元春首解額而不佞鳴玉鹿鹿頑疎曾厠名於銅龍金馬之間可謂風水人文漠然如隔膚之痛癢耶徼山川與

先聖之靈使今日之華昌為昔日之景陵此自隴人士

身受之余不敢貪天功若夫與人之謗澤門之謳則
願與諸君子分任焉附上梁文曰我朝右文不為不
久崇禎之初赫濯未有前乎此者如日見斗凶匪止
四陽阨於九閻尹執國士類蒙醜媚祀之請節鉞為
首饗議配

聖太學生某

先師怒起殛諸瘕狗築室未成伏鎖而朽玉遷於隴實
左名右瞻彼澤宮似非材藪門峙東隅所向偏枯占
風望氣疑其有無乃咨衆議僉曰非迂在昔文盛嚮
明而居師儒壯往屢變厥初豈無逸足賢路崎嶇

之不滅覆此前車或議善後臨期掣肘一言以決曰
仍爾舊鳩工庀材有口有手天表棟梁隆起如阜敢
告

先

靈三遷非偶人鬼同謀有譽無咎宋臣蘓軾罪蒙安
置見迫於人卜築自避畚土運甓士以為贄玉至於
斯安得即次孽重罰薄徼天之賜矧茲廟廡俎豆所
寄學以致道工居其肆歌斯咏斯履仁蹈義天佑斯
文知作者意久而彌昌諒非多事牲酒告虔恕其不
備

在陳吟自叙

關永傑

余以庚辰暮春承乏於陳入疆即與旱俱菽麥之鬻
市者變量而權計粒為炊又少不成粥何異飲水微
具粟氣而已人幾殍盡轉壑之餘率復走險弱子難
拯悍夫不訓寄身馬上宵旦不遑自恤指以及腕皸
瘃如鱗又斑駁若老松膚尚暇拂箋研墨揮弄柔翰
作迂濶事耶緣兵燹以來文案稀簡既與麴生絕交
半晷偶閒悲鬱便來侵人以手捫心怛怛難定虞積
深不瘳也時倩管城子消驅之置諸笥中計可成帙
將命剗自慙仍止已念詩三百篇率遊人思婦中
所懷觴於物感於心不自己而鳴者也安在必宗
工哲匪哉名曰在陳亦志共淵木之思耳如曰儻父
之為無足與觀請以覆甑

本朝

臣觀取之典聖天加意求人何等篤
諸署不以收官盛傳之效
才之太既焉之太苛故一人終於無人耳
頃奉俸滿各官煮行取各之酬循節新猷
正其時也繼又奉旨徵糧如有未完朦起送
該按官一并處得此旨也應臣必將以錢

糧完欠為... 退矣臣念... 糧係國家急... 人才關... 國家元氣... 不能無... 此考... 錢... 完而無... 異如一邑也... 土壤膏... 蕃庶時歲豐... 寇未... 經為之... 令者催科撫字... 并行不悖... 是上能急公... 下能... 綏眾固... 之循良... 也如一邑也... 人... 少土地... 薄年歲凶... 歉賊寇蹂躪... 命為之... 令者嚴法取... 盈窮民之父南子北... 目如不見... 鬻妻賣子耳... 不聞... 以敲骨吸髓之方為積功... 名之地... 嚴酷不...

能也朝廷旌循良之吏... 以其愛民耳... 取嚴酷之腹剝... 倉赤禍及地方者... 何用耶... 至於全城之官... 保障一方... 生全萬姓... 較之死難忠臣功烈實大... 今死事者... 立行... 贈卹而全城者... 或以完欠之故... 淹留風勵... 則是保障... 之功出嚴酷者... 下賊寇縱橫之際... 何以鼓目前之効... 死力衛封疆也... 臣請行取各官... 分別地方... 以甄完欠... 守城有功... 應從寬論... 為守土者... 勸况乎一城之性命... 以保全則... 後來輸租獻稅... 皆今日貽之... 即有不完其... 所完多也... 臣又論之... 每年二千餘萬金錢入之計... 司... 盡以供兵將之費... 而賊梳兵篋... 效尤成風... 是錢糧之...

用未用以滅賊反用以養賊乃桁楊朴敲之下家破人亡土地荒蕪者何限挺而走險視死如鶩者何限是催徵之不善不惟養賊且徒生賊也更祈勅下各撫按每年分別豐歉可完者當善於催科以濟軍興之需萬不能完者寧寬之撫字以弭盜賊之源民之從賊者少而我之滅賊其為力亦將漸易昔陽城以撫字勞心考之上上而尹鐸之固晉陽不為繭絲耳今日以行取風後來之守令固無缺之金甌似難概責以完使循良以窮民阻登庸之途虐吏以橫征造生靈之害則朝廷之幸臣言及此非為用人計乃為

詳請建修衙署文

李 樑

竊惟朝廷設官分職無分大小必有公署以安身辦事古今定制所在皆然隴西典史一職舊有官衙在縣治之右緣歲久傾圮未經修理竟成瓦礫邱墟自雍正六年陞授茲職以來總是賃居蕭寺早暮惟聞鐘鼓寢食甚覺難安往來多屬閒遊觀瞻為之不肅藏經閣借為書辦房案卷雜陳僧徒不無紛擾巡捕吏住在梵王宮夫馬出入佛祖亦忌諠譁且租賃不能久遠以致九載四遷養廉耗於房費勢必三旬九食不敢希廣廈之庇分固應爾乃竟之一枝之棲毋

乃甚乎欽逢我

皇上特頒諭旨飭查州縣內有六房屋宇未修者各按舊址如式建造職捧讀之際仰見

聖主深仁厚澤體恤周全雖下逮吏胥猶厯

宸衷眷顧務登衽席之安豈其忝列一官反致棲身無地體統何存今按郡屬祇有錢局空基一所雖墻垣木石盡歸烏有而基土猶存頗堪修建若使動支公項庀材鳩工不逼因仍舊制並無始創艱難且有六房之例可援自必仰邀

俞旨伏乞

憲台軫念屬吏勿惜仁言據實申請必獲

遙有事則乘機鼓噪以是言兵不如其無兵以是兵而籌餉不如其無餉况兵之用在精不在多在禦賊以衛民不在假賊以病民寬百姓是乎苛責力作之百姓驕養無益之士卒是乎孔孟之學究體達用常變行之萬世可以無弊如論不得已曰去兵再論不得已曰去食孟子曰為君充府庫古之所謂民賊孔孟非不知兵食之不易去而充府庫之財可以暫濟時誑也由乎人君之得天下者在乎得民之心得民之心非省刑薄斂其道無由薄斂墾田之本也墾田裕民之本也裕民足國之本也此不違農時可以盡

王道也或又曰昔管仲鑄山煮海魯以強齊愚謂煮鑄之術在列國則可以富齊在一統適足以貧天下何者以無用之鹽鐵易有用之粟米不過以此國愚彼國耳天下一家而操竒贏則是自愚也今試區天下為十家九家農一家逐末不問而可知其溫飽一家農九家逐末縱金錢盈篋而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凍餒之患可以立至由是論之國家匱乏在乎物力之乏不在乎金錢之少朝廷有取百姓之法增加賦稅是也百姓有取朝廷之法騰踴價值是也今議生財之道止在滋息農訟滋息農訟在循良有司急務

仁政民趨耕耨則樂生惡死不輕為盜是裕民之道即弭盜亦不外焉若鼓鑄加派譬之掠油救火未見其當孔孟之學處常處變舉不能違也謹議

剿回保城萬民感恩碑記

郭克

皇

清定鼎率土覆盂五載以來東漸西被莫不服聲教而奉車書矣乃回民一種獷悍難馴雜處關西實繁有徒而我郡諸逆孽潛蓄異謀今維夏警傳甘涼丁米等逆顏走險而若輩亦遂將蠢動幸文武各上臺洞見逆萌孽心圖畫曰是不可踈也踈之則墮狡計關內蒼赤舉比屋者竟几上肉耳於是登埤固圍朝

警夕慎無何廿三日果糾臨蘭叛黨操戈以逞也惟時各上臺或運籌決勝豸袍搖山岳之威或秉鉞登壇虎鬪耀旌旗之色或以藩垣之望干城乎西北而鳴鏑控弦謀深江海或因保障之勞屏翰於東南而禦災捍患氣走雷霆凡若此億萬生靈當壘卵之際所恃為泰山之安者也嗣是將若兵奮勇爭先開門迎敵再出再敗之僵尸山積餘竟抱頭鼠竄滅此朝食如竈上塵直一掃矣腥氛甫靖隨撫同關漢民入城避寇其時扶老携幼者殆萬人越數日逆輩又糾河西萬餘騎復薄城下環攻三晝夜矢石雨注逆賊愈熾而要之雉堞之信賞嚴罰儲糧製器蓋已綢繆畢至也適制臺前鋒亦至協力夾剿斬俘無算賊大創以西而郡城嚴解時已又四月三日矣是役也自張掖起洮陽千有餘里盡遭蹂躪而各上臺砥危湍折狂飈令西鄙封疆金甌無恙所謂曲突徙薪與焦頭爛額之勞章章並著異日者論功行賞自有司勲氏主之而闔郡父老額手祝天謂患自外來者捍之也易今吾民與逆回址相錯也嚴苗莠之辨而不為玉石之焚是生我者父母再生我者各上臺也爰勒之石以誌不朽而俾愚述其畧如此

跋張水心五臺清嘯後

郭充

郡城之西九十里有山焉峰巒攢簇如蓮名曰蓮峰其列梵刹凡五亦謂之西五臺攷之漢光武定隗囂時其將馬武屯兵此地久之馬武傳為馬麓云諸洞天福地中不載此山而突兀奇峭較諸名勝不啻過之余友水心氏以公餘登臨寓目焉情之所會發為詩計成一帙凡山之景象以及朝暮陰晴之變態悉於楮墨間參差隱見昔人謂王摩詰詩中有畫余於水心亦云讀是卷可作宗少文之卧遊矣

讀小戎詩

王予望

凡用武者必尚勇略如召虎方叔之流未嘗不德而當其出師則必曰克壯其猶必曰武夫滔滔匪安匪舒未嘗以文雅相高而襄仲既沒之後此詩以溫其如玉德音秩秩之君子使之督師則用非其材矣能無取敗故云言念君子亂我心曲蓋有識之婦與鄧曼同其憂思非僅僅勇於義而已讀者不得以厭厭良人為師中之吉也

分巡道紀公傳

李念茲

紀公諱常字守經號西臯順天文安人由進士起家戶部主事嘉靖十三年備兵隴右分巡僉憲駐節秦

州公坦懷厚重疑度端巖沉靜有大略時值狃賊馬
 興鳩衆數千據階州鐵爐山以叛越明年夏五月賊
 氛益熾再犯徽成殺守帥指揮群情惶擾公奉開府
 黃公檄親督大軍與興遇於石門馳命參將崔嵩等
 設伏夾擊大破之斬興餘黨悉平人心大悅郡城以
 內乏井養之利其來已久公審視地脈立命人掘之
 得泉十五為治銀床輓轡汲引不窮至今利賴胡可
 泉中丞文集中屢褒美之又馬太僕卿理贈公詩與
 君相見未相親聞道干旌駐漢津近日漢津行旅說
 山青雲白淨無塵其為當時名流所重如此嗣陞太

官至西... 為德星子若... 登甲第蟬聯不替迄今百四十
 餘年有公之後裔孫元亦以進士典守茲郡復攝署
 道事人皆歎美咸以為我公之厚報亦可輝映後先
 矣

重脩郡署碑記

紀元

余嘗言以官場為家基而營營不已者拙也視解字
 為傳舍而委置不顧者慳也因鳩工為科斂而勞勞
 築怨者濫也三者之名入爭避之而部下之務遂束
 手不問矣南安府治自明萬歷丙戌太守胡公改建

隋西記 卷之十
郡誌載之甚詳

本朝康熙十七年撫軍駐節南安因改為方伯藩署括
入司李舊署為籌道規制益濶十九年又復為郡署
值兵燹之餘半焉頽圯自廳事以至退舍非瓦礫之
堆面則坎陷之難平余於康熙十九年冬抵任以來
甚乃披星而宿伴塵而食因歎荒廢至是不稍加繕
葺後將何極遂捐貲重修又設法汰各屬循環冊簿
州邑咸樂輸共其事漸次修理經年畢役不動民間
一錢館宇爽塏堂砌幽深家拙菴過此招余而笑曰
後人未必不謂汝拙矣若怪與濫之弊可共明於隴
水焉是為記

重脩名宦鄉賢兩祠碑記

紀元

陝西古雍州地南安一郡不惟秦關隴塞形勢甲天
下而成紀水文風實冠古今蓋伏羲闡交象之秘
黃帝製軒冕之章亘古於爍於今為烈予小子以燕
南士刺鞏昌始至謁

孔廟時值兵燹之餘見櫺星欹斜泮池湮塞名宦鄉賢
殘缺弗備心切傷之深懼宦况蕭條士風衰頹無以
仰副

聖天子臨廡訪道幸學頒書作養人才至意接脩學碑

記明初仍元舊址神宗即位守參劉公以其地狹遷
萬壽寺越四十年人文湮鬱副憲周公改建於東東
向崇禎元年守憲王公仍遷今地遭逆變焚燬殆盡
中丞鄂公重脩大殿兩廡巍然翼如矣而櫺星名宦
鄉賢尚然未遑予於壬戌仲春率隴西盧令各捐已
俸毫不擾民俾府學石教授董其事撤故易腐扶傾
植圮一切黜堊丹漆而橋而門而沼而圾若祠若廡
罔弗備矣經始於春初落成於仲冬望之栗栗而巉
巉枚枚而巖巖矣嗟乎後之生斯宦斯者覽卦臺之
舊蹟吊軒轅之餘風以庖羲為師黃帝為法上也不
然而以充國為友韓琦為宗經綸大畧不失為一代
偉人次也再不然而以法律為學詩書是棄則風斯
下矣是名教之罪人也然以之設鑒戒焉可也矧予
先高祖方伯公諱常與予親先達憲副井公諱濟博
一則膚功底於河洛而旬宣實肇於秦州一則茂烈
著於滇黔而循良實基於渭水故甘棠遺愛蔽芾興
歌叨列宮牆之末百年於斯予小子春秋兩仲展拜
階前敢不景仰高風勤心撫字以求無愧於先哲無
忝於我祖乎哉敬為記

重脩首陽山清聖廟碑記

紀元

余每讀太史公伯夷列傳未嘗不重首陽之節而興
仰止之思也孤竹二公子以長則宜立以父命則亦
宜立兩人皆有君國之資而乃高蹈遠引棄南面如
脫屣上追泰伯虞仲之風下開子臧季札之讓無如
遭值不偶忽居北海之濱忽采西山之薇扣馬極諫
絕食以死尚父稱之曰義尼山稱之曰仁子輿氏稱
之曰聖至今雙墓屹立廟貌巍然隴雲涼月髣髴一
唱一和感黃農虞夏之不及見也豈非天倫之不朽
者哉原其采薇之初心以為無間可式無墓可封以
一身而任萬古綱常之重不惟耻食周食即仁聖與
義之名亦其所耻而不願千載而下溯其高風景其
懿行西山一斤石不可磨滅此余之所以重首陽之
節而興仰止之思也按首陽之名有五一在遼西一
在偃師一在蒲坂一在岐山惟在隴西者最有確據
楊司徒辨之詳矣歷年久遠廟宇漸頽余叨典茲郡
目擊心恧躬率屬邑捐俸修葺煥然更新特書之碑
陰以誌其序

重修聚奎閣記

孟家棟

人才關乎氣運而氣運之轉移要必有人培植之然
後地靈人傑乃得乘時而崛起南安人文湮鬱或以

為專由氣運或以為責在人力亦徒付之空談已耳
 壬戌夏郡太守紀公以振興斯文為己任毅然曰人
 才盛衰之機地與人均有責焉吾將有以補地氣之
 不足且有以修人事之未逮於是特捐俸貲儲材鳩
 工改建聚奎閣於儒學之東閱月告成上凌北斗傍
 映晴嵐登之則崇如魏如收四面之奇眺之則恢如
 廓如萃一方之秀水繞臺下由南折西既波光之澄
 徹神棲樓頭坐巽向乾復氣象之軒昂偉哉郡邑之
 雄觀類璧之吉曜也乃復建義學於聚奎閣之西月
 進諸生而課之丹黃甲乙不啻耳提面命以故甲子

風氣之轉移由乎在上之培植如是作即如是應有
 持左券而不爽者從此人文蔚起羽儀

王

國必將曰是紀公之澤也棟昔守渤海時深悉紀氏
 之家聲而私心嚮慕未嘗旦暮置今公來福斯土滌
 之有歐杭之有穰西蜀之有文翁寧過是乎後之君
 子展拜閣下而脩之葺之塗暨丹雘之俾斯閣之垂
 於不朽也皆吾紀公有以勗之哉是為記

重脩仁壽山文昌閣記

宋朝楠

郡之西南隅離城里許有山曰仁壽上有十方古刹

創自元汪總帥至明太守張公雲翼建文昌閣三楹於其巔西倚峭壁東望巖城南枕盤龍北臨渭水實為郡城勝地迄今百有餘年棟桷寢危牆壁傾圮文安紀公守郡之三年晉謁閣下憑眺良久乃慨然曰脩舉廢墜是余之責也遂集諸寮屬捐貲重葺鳩工庀材期年而成尚餘木植並金若干復建魁星樓於是閣之下是年秋闈楠以義經魁本省再三年成進士讀書中秘諸耆儒謂楠曰是閣也其科名之左券翰苑之標的乎盍記以昭我紀公之德耶余因志其始末勒之貞珉俾與斯閣偕不朽焉銘曰洪惟茲閣美哉輪奐仰止甘棠徘徊興羨小子幸售文風丕變地靈人傑後先同燦

二賢祠記

張光豸

從來忠孝節烈其至性之浩然流行者貫古今而塞天地夫固非時數之可域區區方隅之可限也余嘗讀太史公伯夷傳至耻食周粟兄弟作歌餓於首陽時切高山仰止之思戊辰春奉使三秦驅車過晉州望蒲坂有屹然高峙者土人曰是為首陽山二義士采薇即於此余低徊留之不能去明年冬由洮陽入隴西道出渭之鳥鼠其地復有首陽山而郡誌亦載

為夷齊避周處雙塚宛然在焉余方幸比年來再遇首陽於蒲隴之間而竊異兩首陽之皆有夷齊墓更旁皇焉未能得其一是也嗣讀邑縉紳民部楊君首陽山辨反覆論駁獨以隴西為斷余甚韙其說嗚呼天壤間何在非此忠孝節烈維繫人心而不可釋而獨謂夷齊靈爽之所及專在首陽耶思當日兩人孤忠莫訢蹙蹙靡之畢命於首陽而首陽遂因以不朽於是方輿內凡以首陽名者無不爭而私之以為夷齊靈爽特在此也噫何小視夷齊哉亦思夷齊者去今歷數千年其浩然之至性磅礴宇內合天下之人之心莫不有一首陽焉則其靈爽所及夫豈區區畛域之可分歟雖然又有說孔北海之思中郎也見貌似中郎之虎賁而歎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蓋思其人不得得其似者即流連不置人情徃徃而然况夷齊之卓卓萬古遠非中郎比而首陽之昭著耳目又寧第虎賁之似豈茲確有所謂首陽者巍然在望而顧不切其謳思以伸其尸祝也耶余以為人心之不忘神所憑依即在是矣固可不問其孰是而孰非也山有二聖祠已莫追所始前郡守孤竹曹君脩而葺之並培其塚而直指叅政兩張公先後為文以祭

近者祠復圮諸生孟昌祚好義士也募而新之以成其事來告遂記之以為將來者勸云

復二賢祠祀典記

楊本植

宇宙間惟此倫常之理恒在人心以維運會而酬造化庸愚聖凡無有殊也亨屯常變無有異也顧徃徃值其屯與變者為尤著舜之父于箕比之君臣泰伯季札之兄弟皆是也然皆非聖賢之所樂居也而夷齊所遇為尤甚父命立叔親之變也不立而逃兄弟之變也扣馬而諫君臣之變也所值者變而維之以常所遇者屯而行之以亨義既有所不容辭事若有

所不容已而庸愚者流顧以非常目之不知此直字宙不刊之則聖賢蓋無所為而為之者也孔子稱為求仁得仁者所以明其無怨非謂其有所求與得也於是乎孝友忠義之名咸歸夷齊矣而夷齊顧逃之且餓死於首陽山天下後世慕夷齊者並以及首陽亦猶召伯之甘棠云爾按宇內之名首陽山者五而隴西乃其一邑先達楊司農息辨之郡曹太守司牧祠之表其墓而封樹之紀太守元踵而葺之凡以為倫紀勵風俗也而此首陽之為是與非可不置議焉風之所及人斯興之人心所感神亦依之人孰無倫

紀之責心孰無倫紀之理理之所在即夷齊之所在
即首陽之所在也而何彼此之殊耶第祠存而祀事
久廢即雙墓亦將湮頽弗辨矣二賢即不食周粟西
山之薇未嘗吐之且於崇表之儀亦未稱也封表之
餘行置祠旁祀產若干俾廟祝守之以供祀事並係
以詩雖未敢與西山之歌相響答或於采薇之意不
相左云

南安水利說

高而謙

水利經國要務也河渠水利史志必先之于輿氏亦
曰民非水火不生活誠以朝夕是急而灌溉轉運其
適及者也故稱水者必係以利云河渭之源皆在西
水之為利擅於東南而西不與以河流湍悍不可以
舟渭發烏鼠遠至咸陽而流始大其源不過涓涓雖
合衆流復支分漫溢以給人之求杯酌取不可以汲
隴右土厚水深復不宜井故秦俗有以蓄水多寡差
貧富者而水之難得可知矣較輕絜重利之小大雖
殊而緩急自見矣南安隴右一都會也聚城關而居
者幾萬家向以無井故遠引荆渭入城關民賴以生
設有不虞且涸且冰因鑿池城中以瀆之終不如井
也如有撮塊土於來源者所瀆其能幾何耶明正德

間直指使者張公鵬鑿十五井於城中為慮深長矣
日久多湮井泉自不及荆渭之甘也庸庸者遂不復
留意張公深意亦與俱湮矣然其事卒不可湮也余
閱郡誌而以二語該之曰引外流以處常鑿舊井以
備變其南安不易之準乎因思易以坎象水復取水
風以象井傳象者以養道歸之非以上出不窮其功
其利足以濟變達權有非江河之可得而同者此別
水與井之義也夫以萬家之衆止藉十五井為生活
其勢已不支况并此十五而湮之其可乎耿恭之拜
隴右已事也昔蘓文忠之記吾杭六井也有云水者
人之所急旱非歲所常有以不常有而忽所急天下
之通患也此即張公鑿井之意也恐蒞此土者弗知
之是以為之說焉

重脩北郭直武廟碑記

王 銘

夫非所祀而祀之諂也若乃黍苗膏雨琴瑟祈甘古
之人非確有見於司之享之者雩何為乎於經蜡何
為乎於典可知福在民人其與秦時漢祠專為一已
之私者越去遠矣且夫四海有聖萬古有神名號殊
耳傳聞異耳若合符節其揆一也明明福謙赫赫害
淫不特傳言之周公固時言之也陟降左右其非僅

崇高之謂其謂夾輔日月又師相乎穹窿也日監在
茲其非猶監謗之謂其謂帝明目達聰求民之莫事
較神於采風巡土也然則體物不遺其亦盛矣吾郡
北郭

與武一宮相傳掘地初得金像創置一楹後增而三之
又增左右而廡之且閣其前且殿其後當是時雖非
巨麗之觀然其有禱必靈若搖鐸擊木於堯舜之門
而澤必下究也若端策揲著於羲氏姬氏之庭而受
命如響也若日照月臨而及爾出王游衍也於是僉
曰此室陋哉非所以致虔也庚午先崇其閣甲戌再

鳩其材乙亥則正寢魏煥矣庚辰又新其兩廡而
殿展基亦次第舉焉學者多言無鬼神矣顧澤門之
替不能縫口於築臺瞶目之元遂招怨言於城宋權
之所在固難威之若此之用力誰實令之而誰實強
之乃施地者若若而人施財者若若而人莫不懽忻鼓舞
踴躍趨蹌自始至終無怠無荒然後知德合天者不
怒而威功在人者不賞而勸也顧復溯其經始以著
成勞何也則以忠孝友弟之難言久矣獨特此畏天
地敬鬼神之一綫尚不至於恬無忌憚為可擴可充
之本而若以為固然也而今其淡之忘之則勢必並

此一綫而絕之不有鼓濶何以發榮夫由敬上帝以敬聖賢敬聖賢以敬君父敬君父以敬幽獨聖人則順而施之庸人則逆而返之總此心而已乃為之正告曰世豈有敬天地敬君父而福不隨之者哉爰列其人如左

羅烈婦傳

呂高培

烈婦馬氏邑廩主羅在堂之妻府庠生馬獻機之女邑廩生羅萬錦之母也康熙十四年乙卯夏六月與萬錦妻李氏女瑞蘭同死於寧遠縣之斗底山死兵變也瑞蘭未適人李氏父國祥母史氏斗底山即其

家也初雲南吳三桂反提督王輔臣從莫經畧自陝入川至漢中叛倒戈而向叔掠郡縣戮辱婦女所至慘毒馬氏顧萬錦曰叛兵將至隴西矣事急奈何而祖年七十有二老且病不可動我未亡人尚未老而婦年少而妹幼年已十四圍城之中不可居吾聞斗底山崖壁峻拔為從來避兵地而婦之家在焉而婦之母史氏孀居有節操可托又有女五姊可伴吾且同而婦而妹往避兵而善事而祖於家兵退吾即歸同事而祖無何秦州知州巴三綱犯鞏昌城破偽總兵陳可鄭元經入居之老少男女被害實多而羅門

婦姑早挈瑞蘭至斗底山與史氏五姊相依為命矣
既而突有甲士四出搜山殺戮奸淫靡不至變起倉
卒無計求生馬氏顧李氏瑞蘭泣曰已矣吾不得歸
事而祖矣本為避叛兵至此誰料兵不可避命也吾
未亡人義不辱惟有一死兵且急宜速死李氏瑞蘭
皆泣願隨死史氏五姊聞之亦願死馬氏遂左手挽
媳右手挽女先投崖下史氏五姊相携投崖下又有
邑諸生馮瑗妻李氏邑明經陳文言子居易妻陳氏
適後至亦皆投崖下五婦二女同日死崖下凡七人
嗚呼烈矣哉當是時崖上見者數百餘人皆驚齊發

聲千峰萬壑聲相應震動天地搜山之兵各逃窟為
獸散不知所之而在山避兵諸家得無恙實馬氏一
言倡死之力也微馬其禍可勝言哉嗚呼烈矣哉舊
隴志曰節烈固丈夫事從容慷慨殊途同歸講之素
矣婦人女子未嘗學問未嘗有好名之心而能視死
如歸甘心於萬死無一生之地以立身於不朽天地
正氣鍾於閨閣以視古若今之貪功名戀富貴抱頭
鼠竄草間求活者不為婦人女子所竊笑耶然五婦
二女皆出儒生家則忠孝節義之風隴西至今未衰
也相傳隴西首陽山為伯夷叔齊餓處楊鳳池先生

有辨謂在山右者非也求仁得仁不有可想見者耶
迄今荒山之中二塚猶屹然在云

杜主事崇祀鄉賢記

呂高培

鄉先生歿有年所而不忘其鄉之父老子弟必其鄉
先生有不能忘者在也則賢者也余自戊寅承乏隴
西問邑中前事

本朝以來無舉鄉賢者心竊怪之壬午從邑人請為舉

二人其一為崇禎丁丑進士垣中郭損庵先生其一
為萬歷丁丑進士刑部杜還樸先生計兩先生通籍
之年及今同祀之年亦甚相懸矣郭先生歿未久嘉

惠於鄉者未遠為舉崇祀宜也若還樸先生由萬曆

丁丑至今百二十有六年子若孫皆已隔世所存魯
元輩耳而邑人楊慶郭鼎輩百數十人亦以鄉賢舉
非真有不能忘於其鄉之父老者耶吾聞舉者曰先
生今魯山驗貢馬不以大僚怒令涑水樂亭聽訟事
不循當道情謫為藩幕却鎮帥之金遷佐郡治置宗
室於法兩典爰書聲名籍甚一言不合即日掛冠寧
介毋通寧拙母巧大都與世隨不與俗諧者也至
其家居二十年閉門謝客著書樂道與其鄉之人落
落焉云爾漠漠焉云爾而其鄉之人至今思之慕之

而請祀之洵賢矣哉又聞先生年老賣一宅以給朝夕及捐館又賣一宅以供殮葬歷任七所二十餘年而生產不事先生之生平可知矣古語曰無家於官無官於家先生自邑令入部曹遇強禦不畏遭摧折不回見暮金不納彼家於官者不能也由部曹歸鄉里廉靜寡欲非公不至經史子集與古為徒彼官於家者不能也安得如先生若而人以風天下哉猶憶錫山故事崇禎丁丑捷南宮若干人是年予告刑部侍郎嚴雲岑先生壽九十國恩存閭先生故萬歷丁丑進士也與新丁丑諸進士會前後同年至今吾鄉傳為佳話茲隴西兩先生亦丁丑前後同年今且同祀豈易得哉甲申春王奉木主入祠又三年丁亥余將東歸其曾孫太學生灤瀚請為乃祖記其事故書

楊秀才傳

呂高培

余自戊寅春見侍御史于蕃宋先生於燕臺邸第時先生猶官翰林為訪關左右文章人物知南安有二楊一為秀才楊憲伯一為明經楊子直皆有志於學而憲伯之年特高郡人稱為憲伯先生者也是年秋補官隴西得見先生年八十有七矣筋力强健周旋中禮詩書之澤溢於容貌詞氣之間既而見明經工

古文詩詞欲追前代作家非如經生僅以帖括相矜許者至問其著述之多則謙讓未遑且云關以西必推憲伯先生也先生諱慶憲伯其字自年十五著吾從編始至今九十二歲著道源圖書集止統計所著共一百七十二卷口吟手披刪定考正編纂等身或刊行或藏稿皆足以羽翼經傳有益於世道人心成人小子將有攸賴而其最大者莫如大成通志一書志為孔子而作有紀有疏有年表世家列傳及說要節要等類凡十有八卷撫軍劉公斗倡為刊行其立身行已一以禮教為歸孳孳汲汲至老不倦事父元

清公母汪太君孝養竭力喪葬奠祭必親必敬哀思慕無遺憾於心撫育諸侄猶已子分授先世所遺田土衣物必厚與之夫孝友睦婣出於天性先生體於身傳於家稱於宗族鄉黨儼為後學楷模嗚呼觀於此可以知先生著書立說之本矣少交遊寡言笑終日正襟危坐不為苟動而當其上下古今辨論天人性命儀數音律文字之學則神氣發揚娓娓不已與關中呂涇野馮少墟吾東林顧端文高忠憲諸先生之書俱有心契而養生導引之術亦旁涉焉終歲不見官府而當道諮詢利弊集議地方事宜人所不

能決不敢言者惟先生不為瞻顧侃侃而談如鼎革
初部檄監司與屯有主括地加租邀陞賞者力陳不
可事得寢至今躋之又生平不慕榮貴不驚聲譽長
軀方面白鬢朱顏目光炯炯射人望而知為壽者相
有道之士也堅辭撫軍請授博士之疏三謝郡縣公
舉鄉飲之招以貧終其身年九十有三無疾卒與余
交五年癸未春余以事往西安甲申夏歸而先生歿
且葬不得一永訣為恨事讀宋侍御詩楊明經年譜
知必有以不朽先生者不嫌冗複再為立傳以寫余
哀以告來者

題楊秀才輓章

陳敏

隴西秀才楊憲伯先生以九十三歲卒呂邑侯吳明
經各為立傳稱先生篤信好學老而不倦蓋著樂道
道以終其身者也一時縉紳先生彼都人士多為輓
章以哀之其幼子會貞業請序於侍御宋公梓而行
之矣既而宋公在都門徵詩文若干篇續至會貞亦
將付之剞劂而請序於余余見上邽韓太史書先生
傳後以著書而不獻書為高夫先生著書皆樂道之
言無窮愁之言也樂道則為明理盡性之言非市名
干祿之言也生於羲皇之里遊於洙泗之鄉足不廁

光範之門而神依於武藝之舍遺藁具在封禪無書
又何獻也嗚呼此其所以為先生也歟夫輓始於漢
而盛於唐大都會執紼之哀音耳先生葬有年矣而
人爭致情於先生如是夫誠有所以不朽者在也先
生真不歿矣豈得與薤露蒿里同一悲涼也哉

闔邑公舉鄉賢楊潛齋呈詞

景行

竊惟人敦古處生既不愧於天鄉有真儒歿而可祭
於社蓋文章德行有功於聖門則俎豆春秋宜昭夫
曠典茲有鞏昌府學已故庠生楊慶別號潛齋性甘
淡泊志切修明孝德生成身體文公之禮友恭夙

誼高延慶之風加以大節謹嚴還遺金於路次浩氣
充塞折強寇於林間論事則頡頏陸楊人受其福講
學則折衷濂洛理解其真髫年志學早推著作之才
晚歲敦行益肆纂修之力著書百七有二雖端臨馬
氏還遜其多歷年九十餘三即濟上伏生無如其健
丹黃甲乙盡是守先啟後之文風雨晦明無非求慊
戒欺之日是以貴人薦雄共重北方學者至如士林
說項羣推渭上逸人似此老成久表儀型於閭里誰
無公道允堪祔祀於宮牆懇賜轉詳以光大典不惟
闡幽發隱扶名德於焄蒿抑且立懦廉頑樹風聲於

晚近

集唐咏景詩序

楊其忠

士貴有品詩文何足多哉亦雲先生年十三四時即
 雄帥文壇諸名公無不賞識者如宋荔裳聶輯五兩
 學使尤奇其人遇之特厚蓋不惟其文惟其行也壬
 子拔入成均鬱鬱三十五年蘭芳於谷珠沉於淵幾
 窮矣而卒閉門讀書不一營心於仕進何有守也丁
 亥司鐸黎陽抵署即動尊鑪之思諸生愛而留之勉
 居三年兩袖清風堅請以歸其里退何勇也歸而絕
 跡於公庭放懷於林泉敝衣羸馬灑然而自得貧且

劉君登眺之什

郡太守劉公文琦同寮友登高賦詩

而張侯墮淚之

碑靖遠侯張公

日郡人哭以碑之

星羅碁布狀如拱極不減孔門三千士七十子

也而六曲而三官猶七十子之有顏曾也而真武而
 壯穆猶七十子之有季路也而魁星而朱衣猶七十
 子之有游夏也而錫飛而杯渡猶七十子之有曾皙
 浴沂風雩童冠詠歸也而道陵秉正逐邪驅魑魅罔
 兩而去之猶亞聖之黜桓文而不道闢管晏而不為
 中心願學孔子也謂是蓮宮歟哉居然一闕里矣而
 又於是山之西披荆斬棘脩通明殿義取帝天好生
 仁育萬物也文星武宿五福百祿有閣而南極老人

集其成壽考維祺成周太和氣象宛在隴頭烟火家
山前山後若臺若洞若坊若廊廡若臺榭塗墍丹雘
通觀厥成成之日闡黎海玉導余坐山中日之夕矣
合掌倩余記余曰輪哉奐哉實實枚枚孔曼且碩是
役也歸之菩提菩提恍然自失歸之山靈山靈笑而
不言歸之諸檀越諸檀越退謝不敢居無已還歸之
至聖仁者壽一語後之君子補無漏因緣其必以余
言為波羅密而皈依曲阜可乎闡黎莫對是為記

喻俗解

楊恒

中州張公以學理真儒奉

天子命巡守陝以西蓋將明禮樂興教化易避荒為知

魯焉是以攬轡至止惓惓以觀風考俗為先務維時
南安舊俗元日祀先畢家家痛哭慘不堪聞小民沿
習而不察其戾也公驟聞而駭徐聞而悵然有思也
曰何此中之多戚也民情其厚乎及詢之左右咸曰
此故習也不論喪之久近於長至元朔夜率以哭啼
為常公又愾然太息曰民未知禮相淫於哭上千天
和非小也此吾觀風者責也翌辰進諸生而示之曰
方春一元載始萬彙為和傾耳聽之但聞悲啼之聲
此何俗也昔丙吉問牛喘慮非其時矧舉城而聚慟

焉豈盡有衰麻之變歟豈室如懸磬人人盡向隅歟抑相沿之久畏人指摘而勉為不必然之舉歟何其不知禮也父母之變哭泣三日至卒哭而止示有節也大小功總各有度數誠不欲毀性以傷天和故先王於至日宴樂飲酒養微陽也今爾土必於是日里巷失聲不啻雷震山裂傾河注海嗟嗟孝子履霜露原有不容已之感苟能竭誠薦享思慕悽愴亦存乎其心耳即哀痛難禁或哭文家祠或哭之家寢有其地焉亦有其時焉若不問年之遠近哀之淺深男女混襍於紫陌長幼嚎啕於清宵甚者狂夫醉徒效為擗揄之聲厲婦村姑哄作勃奚之語夫哭本於哀哀生於情情不盡哀而強之不祥孰大焉披髮而野祭識者知為戎徵且吾身之氣一天地之氣也一婦寃結尚隕六月之霜萬口齊號寧不干三春之和也周之王化起於關雎孔子以為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也語云當食不嗟逢此佳節故作惡聲彼小民溺於俗耳諸生為四民倡何不以此意喻之鷓音之醜在泮林而變好茶味之苦產周原而成飴移風易俗豈徒居上者之責繫亦爾諸生之任諸生敬聽教唯唯起楊生恒服膺而識之出而為

之解曰富哉公之言乎寧喻俗也哉夫喜怒哀樂情也即性也中節而謂之和蓋和非恣情流蕩之謂也止乎天而不改則哀樂中有和焉夫人性情動於中則聲音發於外喜則歌哀則哭此恒情也長歌寓哭憂發嘯歌又情之變也要亦發乎情之不容遏令聞之者一入耳而會心也是以情喻性之妙也三代時醇風未散即征夫遊女之音俱可被之管絃故書曰予聞五聲八音在治忽見聲音之係於治亂者大也况哭泣何聲而可轟然相倣不問有哀無哀也哉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明歌非其時也歌非其時猶且不

可迺青陽發生之時陽德方亨陰愁驟結不幾以虛聲而受實禍也乎闔城夢夢而公提命之自今由哀之一端能中於節推而喜怒與樂各中乎節焉安知一心之和不釀為一家之和一家之和不蒸為四境之和也調燮氣化解民愠而阜民財其功非淺渺矣抑生猶有憾焉昔伯魚母期而哀孔子猶以為甚知過情之非禮也若夫放達者流登木鼓盆而歌自謂達於生死夫達生死者謂不以已之生死貳其念未

有漠然於親戚之變而毫不動念也原其初不過厭禮樂之煩縟一切解去返吾天真不知矯情恃禮自

陷於千古之罪人而不覺也。廼今知公之喻俗非禁
 哭也。正欲哭之中節而得其和也。不然追慕不出於
 真誠且流於向者放達之弊。此又公不言之隱。而杜
 漸防微之深心也。革百年之陋俗。培一代之太和。上
 佐天子雍平之化。而不負所學於以明禮樂而興教
 化。其在斯乎。恒不敏。謹再拜稽首而為之解。

啟後墨譜序

宋朝楠

詩曰先民有作。又曰先民是程。言乎前之所作。後之
 所程也。大而朝廷之制度。細而草野之經營。莫不皆
 然而況在制藝一道乎。乃一二浮薄之子。稍能搦管

行文。便謂自我作古。以正正之。繩墨而不足法。以
 區之說。僻為必可傳。一時好奇索隱之徒。非不艷其
 杼軸之新。而賞其町畦之創也。然迄用無成。徒亂舊
 章。人心風俗中之貽禍。可勝道哉。吾隴古襄武地。唐
 諸李若習之長吉。君虞端卿輩。擅文章詩賦之長。今
 古學人莫不作為典型矣。乃若帖括八股之文。有明
 稱盛。而吾隴科目寥寥。或數年而一薦。或數十年而
 一第。其視三輔之區。獲雋而捷。南宮者多寡。而若是
 之懸絕哉。然發不數見。見則率皆名下無虛。且忠義
 之風。溢於毫端。剛方之氣。透於紙背。駸駸有先秦西

漢之遺焉二宗楊子舉於鄉先後讀禮六年暇則蒐
 檢殘編得杜還樸楊用卿諸先生鄉會墨若干首彙
 成一帙嘉會後學顏曰啟後墨譜蓋欲為浮薄之子
 自我作古棄繩墨趨詭僻者下一針也斯亦晦菴稽
 聖經訂賢傳述明倫第二篇以訓蒙士之意歟其心
 良苦其功誠偉矣一日問序於余而其詞猶若有憾
 者謂韓給諫縉博學審問關中士人號為夫子也楊
 叅伯仕敏言表行坊邑中長者頌為楊父也范都憲
 鏞忠君愛下禮官易名謚為恭惠也王監察朝用過
 事敢言奏罷織造絨褐之官劉台諫應雄立朝正色
 不奉黃冠霓裳之詔也即其人而其文可知也夫何
 世遠人湮疊罹兵燹不得購一二篇而卒業焉於心
 能無耿耿乎因思先太僕廷用公起家科第筮仕成
 宏與諸君子後先齊名薦鄉賢者曰人品無疵問學
 足稱即其人而其文可知也乃去余五世而墨藝殊
 刊無有存者不獲附是譜之末俾曾雲輦矩矱守之
 而儀型式之也是則余之咎也夫

楊氏家乘序

宋朝楠

天有譜日星河漢昭回而不可紊也地有譜嶽鎮川
 瀆渟峙而不可極也國有譜帝王卿相叅贊經綸而

不可窮也人覆於天載於地成於國各有人則各有
家而可無以譜之乎譜之云者譜其風尚而家風之
隆替可知也譜其書法而家法之勸懲可知也譜其
世系而家世之本支可知也譜其行實而家學之淵
源可知也譜其寵章列傳而家之勲名行誼重天朝
而光閭里可知也楊氏家乘圖於大用公文於玉華
公廣於有慶公而二宗先生集其成家風吾知其正
乎家法吾知其嚴乎本支吾知其繁乎淵源吾知其
遠乎勲名吾知其方張行誼吾知其日純乎楊氏之
族吾知其大且篤乎譜之義微矣哉譜之功大矣哉
譜之之人賢矣哉

啟後墨譜叙

楊鼎錡

啟後墨譜之作愚有志未逮久矣自愚少時從先君
子讀書館舍即教之讀先賢名墨稍知行文即諄諄
以其法度示愚曰此吾鄉科甲永鉢也屢欲刻刊成
集以垂久遠卒緣無力而罷其後齒漸高遂以其事
囑愚至捐館時猶叮嚀不忍置愚既承嚴命乃復肆
力咨訪勒為一編亦頗得先君子搜採所不及私用
自快而猶恨其未廣也蓋吾隴為古名盛地文章詩
賦漢唐間不乏異才即帖括一道有明三百年亦稱

最盛昔人云文章根乎血性故其人高明則其文必
堂皇其人沉潛則其文必淵雅其人嚴峻則其文必
峭刻其人溫厚則其文必和平其人超邁則其文必
突兀而崢嶸其人秀雅則其文必風流而瀟灑其人
剛正忠烈則其文必悲憤激昂可以動風雷而泣鬼
神振金石而貫日月蓋其血性流露發為文章有不
知其然而然者也今取集中所載諸先生卿會墨三
復閱之其理固有可見者而惜乎世遠代隔其所存
不過十之一二矣當年名公鉅卿如韓公縉之為給
諫也楊公仕敏之為叅伯也范公鏞之為都憲也王

公朝用之為監察劉公應熊之為台諫宋公
為太僕也是其人皆有不即生而存不隨死而亡
以叅國家之化而闕盛衰之理者今俱不獲讀其
以想其人乃徒因其人以思其文可勝慨慕哉即思
一家自四世祖景庸公以逮於愚登賢書者十人今
其文存者亦無幾焉而他又何論矣此愚所以極力
搜採雖已彙輯成集而終不能無憾於心者也然而
美不能傳傳無不美即今墨譜所載而或平或奇或
雅或淡所謂根乎血性者亦種種皆備後之學者但
能取是集而師之陶鎔鼓鑄有得於心由是本其血

性發為文章措為事功其大節重望必有可以步趨先賢而式化閭黨觀光上國者也科名不猶其後也乎是則先君子惓惓囑愚之志也是則愚體先君子之志以作是譜之志也爰不禁忘其踈陋而有是集且為之序

書喬公崇祀錄後

陳長復

今夫士大夫生而仕於時歿而祀於廟此固百世之烈而非止一時之榮也雖然祀不祀亦無足論第當論其可祀不可祀而已如第曰某得祀某遂賢何以處夫賢而未祀者耶不然豈遂以不得祀而貶賢乎

哉且夫安石何人新法何功當時且配享不已而更議代先聖幸而見黜設未黜也遂將以得祀而賢也乎哉是故祀不祀不足論當論其可不可可則雖不祀祀也不可則雖祀不祀也何言之生而藉其權力能欺天能罔人能樹惠私客以為身後之謀死則速朽而無以為鬼蓋天地之間無得以留其氣者然則其生雖具而其神已烏有矣即其徒能聚其鬼亦強而巍巍聖人之宮赫赫群賢之列日照月臨風霆噴薄彼生而愧於人死亦必懼於神吾知其逡巡退縮而不敢近也縱群賢容之廡下哀而賜食亦必消阻

性發為文章措為事功其大節重望必有可以步趨先賢而式化閭黨觀光上國者也科名不猶其後也乎是則先君子惓惓囑愚之志也是則愚體先君子之志以作是譜之志也爰不禁忘其踈陋而有是集且為之序

書喬公崇祀錄後

陳長復

今夫士大夫生而仕於時歿而祀於廟此固百世之烈而非止一時之榮也雖然祀不祀亦無足論第當論其可祀不可祀而已如第曰某得祀某遂賢何以處夫賢而未祀者耶不然豈遂以不得祀而貶賢乎

哉且夫安石何人新法何功當時且配享不已而更議代先聖幸而見黜設未黜也遂將以得祀而賢也乎哉是故祀不祀不足論當論其可不可可則雖不祀祀也不可則雖祀不祀也何言之生而藉其權力能欺天能罔人能樹惠私客以為身後之謀死則速朽而無以為鬼蓋天地之間無得以留其氣者然則其生雖具而其神已烏有矣即其徒能聚其鬼亦強而巍巍聖人之宮赫赫群賢之列日照月臨風霆噴薄彼生而愧於人死亦必懼於神吾知其逡巡退縮而不敢近也縱群賢容之廡下哀而賜食亦必消阻

怵惕慚愧於心噎而不飽而况上天下地無所與留其氣者故曰雖祀不祀也若夫賢人君子節烈在已功德在民生為正人歿為明神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周於宇內而磅礴詩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嗚呼詎不洋洋乎其盛矣哉如斯人乎以天地為祠宇山岳為几筵陵谷為俎豆日月為燔燎河海為酒漿萬世為春秋而萬籟清越之響及六合蒼生歌呼嘯咏之聲凡祝天禱地與夫拜其君親師友而秩秩皇皇者皆其禮樂也則將與天地山河同位而億萬斯年不泯者也盖下土無一人

一日不祀彼覆載則斯人即無一日一時不分享馨香故曰不祀而祀也喬公可祀者也即不得廟而公之祀自有之吾將求之天地萬物之廣而皆遇之矣何也公可祀者可祀而祀之又何論焉雖然祀亦烏可不論也人有負百世之烈而或見抑於混混之口或拘牽於形迹之交或不遇論定之人幽光未發直是未明而失報當時賴祀焉以彰之不然則將與讒邪欺負之徒碌碌庸庸之夫同歸於寂寂冥冥焉已矣其又安所辯乎哉嗚呼祀亦安可不論哉是錄也不有星雲之氣必有虹霓之光以壯色元黃而昭

昭終古吾願忠孝文武之士勿與其他士大夫之列傳同讀

蓮峯山老君庵碑記

陳長復

世傳老君何人與或曰即周之柱下史今讀周孔書所記賢人君子衆矣未見稱老君者獨家語有夫子猶龍之嘆之說不知其信然否也然世傳道德經五千言則信乎有其人矣或曰賢而隱或曰元而聖由其言大抵愛簡靜而不役役於世緣者也堯舜既沒聖人間起商周之末徃徃多畸學如楊墨莊列之屬類能著書立說以據已見而至於後世者老子得毋

其時之能著其說者與先王道彰彛倫攸叙之時無所用之故其說第歸之山林黃冠至三代以下世緣中人亦徃徃有悅其道者故建祠造庵所在多有吾郡車翁民之長者其子某業孔子學翁獨於其同志為之葺庵作像於蓮蓬山之別峰落成而請序於余夫蓮峯山者禹貢不則之壤石确高寒不可以田蓋造物餘之以貽虎豹松楸者也強半為佛居頗幽闐峻冷於以庵老子也甚宜余嘗尋山養疴一履其間五峯滴翠一澗鳴清松風栢雨時洒滌人亦可以樂雲卧而洗塵鞅也老子其果有快於是乎今車翁身

有餘閒心無困苦而有是役且使數百里之民得時
憇山庵依古仙以歌謠是則可記也已庵之西不數
里有首陽山者夷齊之墓在焉余昔登蓮峯以望而
風清氣爽正峰挺峙巍巍乎有參天之勢竟失所謂
老君庵者今也重構籬宇蔽隔此山不少更為我作
山窓大闢西向俾得常覩夷齊之墓勿使人見此而
不見彼也

隴西杜節孝婦石氏序

陳廷綸擢太

孺人之賢節孚於族黨著於鄉評學校嘉之令尹舉
之予已請之學使狀元王公諱雲錦旌表門閭矣一

陽月朔郡紳衿子弟仰芳徽而景懿範復製錦而請
予為序夫教忠教孝發揚幽隱振勵風俗者太守之
責也予下車初即訪求遺跡或有忠臣孝子未經表
揚或有節婦義夫未蒙旌獎使若人之生平節湮
沒不彰其何以興教化而勵風俗也乎居一載而隴
右人士咸嘖嘖以表揚孺人為請余固樂成人之善
而尤慎於舉也爰質之鄉黨宗族莫不交口稱孺人
之節操固已無間言矣天下盛衰之相承貧富患難
之倚伏前望焉而無所恃後思焉而不足憑則冰心
鉄肝尚難望之秉禮友夫而求之巾幗中難矣乃孺

人固能以妙齡淑女即失所天事皓首之公姑婦兼
子職撫呱泣之遺孤母全父道此家教淵源乎琴瑟
義重乎蓋孺人之至性堅貞矢心冰雪有非尋常流
俗之所能幾者故其守節如文山撫孤類程嬰而且
扶翁柩於東梁跋涉千里成子名於黌序不厭三遷
是天地精英之氣獨鍾孺人而隴土山川亦將借以
生色矣則旌表之外復為製錦固亦天理人情之不
容已者歟而子則尤有進於若子杜生者凡貞節之
事可以一邑即可以四海可以一日即可以千秋但
莫為之後雖盛不傳使當日孟母之賢不生子與秦
母之儀不得素菴安知不與閭里淑媛同沉埋於寒
煙荒草間耶杜生勉乎哉方今

皇主

右文尤嘉節孝杜生倘時念孺人四十年之艱辛奮
志青雲功齊房魏令孺人芳名標諸史策傳於不朽
則節孝一門太守有厚望焉豈但光生一邑名傳一
時哉若夫備嘗艱苦教子成立斯時孺人痛翁姑之
在天傷君子之遠逝謂不獲親見兒孫之得有今日
受天之佑於杜生則悲於人則喜矣余既美孺人之
賢德又嘉郡紳衿子弟之樂善無窮也遂援筆而為
之序

壽隴西駱節婦包貞淑文

鞏建豐

今

上龍

飛之五十八年余以讀禮畢詣南安太守為還歸都門計公署與太守促膝雄談當世之仁人孝子節婦貞女咸嘖嘖於故民駱元圖之妻包姓其母家也其撫孤成立為郡城之巨擘余心誌而領之猶未悉其狀及至旅邸治裝將歸適南安文學諸君子持包貞之行寔揖余而言曰郡有包母孀苦竒節堪以風世今於十月十九日為設悅辰都人士咸假剡溪之片楮共將南山之巨觥但撰次不得其人文章曖昧不

克以揚盛美願丐一言以為稱觥光余瞿然曰余不文何能操柔翰而贊揚人但遇忠孝節烈之事則每欣慕而樂道之又安敢以不文辭遂按其狀果於署中嘖嘖之聲同余不禁愴然悲其守之苦即欣然喜其守之成而因之有感矣竊思樹名萬世而立綱常之重者類皆偉丈夫之所為至於巾幗之婦不過中饋是職無非無儀即不幸早失所天只稱未亡人足矣又何有竒節高風傾動文人學士之頰乃爾哉然事有關於風化者不獨在偉丈夫也即閨閣之包母而亦見之中塗再醮舉世不以為非故晚節之存白

髮猶難況以紅顏而砥柱中流也豈可得乎包母何如哉伉儷未久不數年而以一天誓死焉即當年之曹令女衛共姜不是過矣節可以風即世之守節者蓋有之或裕於財而無孤苦之憂或畏於名而有顧忌之慮勉力市節猶為易事包母何如哉家無擔石之蓄徒有遺孽之孤當此景况危如朝露譬如卧於荆棘左牽右扯何以堪此包母乃備茹艱辛并白之勞與機杼之苦互相畢力由是貞誠所感而三子俱得以玉成故今還繞膝下以振家聲足使良人慰九泉而可為彤史一書也節可以風雖然以節而成子

者猶或為已出至若子姓之不係已出者飲食衣服即達人君子不免膈膜之待况女子鍾愛自有專屬而又兼以震業情狀力支甚難待之一如已出此又人情之所難包母何如哉艱難困苦之中既顧其子又顧其侄惟恐顛連而緝纜不寐俾之俱有家室以至於成昔程嬰保孤流傳千古猶為竒節男子包母以婦流之輩而克有保孤之才誠女中之堯舜也

可以風以視世之空市節名而無益於承先啟後之實者其節之相去逕庭為奚若也以節若此而適顯以壽斯壽為真壽而何愧於稱觴之舉耶夫壽得於

天而節者成於人以人而合乎天則節乃壽之本以
天而應乎人則節乃壽之驗天人交符即謂之品躋
飛瓊而陸地女儻也誰曰不可當吾世而有此母非
特駱氏之光實為邦家之瑞宜乎文學諸君子鯁鯁
向余而來請也余今往赴詞林備員史館或
子詢及西秦之仁人孝子節婦貞女為當代之表章
余將以包母之實行備述上呈以旌其間此亦見余
樂道貞節之素志而竊慰好德之衷耳諸君子於此
日登堂晉爵之餘當必以余為知言

壽駱包母夫人苦節文

陳長復

余歸里多暇琴酒之餘採掇古今忠孝節義行事及
幽潛未彰而淹溷於世俗耳目者將續為編作彞倫
訓實之書以餉貽鄉人會郡人士以吾鄉正翁駱君
妻包夫人之苦節告丐余書余坐客遮布几襲檀而
敬聽之其言曰夫人為元元帥包公之裔明世襲明
威將軍某公之曾孫女我

祖章皇帝龍興之鼎於是將軍革其官子孫以儒顯夫
人祖若父皆隴庠知名士以夫人適駱氏儒家子年
甫廿餘稱未亡人苦節計三十年所謂茹荼食蘖歷
盡諸艱而成之者也可不謂難乎夫人夫氏伯仲者

三皆不旬月而後先奄忽遺孤七男子多在襁抱未
三尺者一妣各再適以去獨夫人冰心不改隻影空
闈而成三駱之後焉當是時喪亂頻仍桁桀皆虛外
營三葬內哺七兒姻婭戚黨皆為寒心而夫人不少
變成墳枯禿力事羽譙已而竣事乙啼空巢於是諛
詞紛紜幾傾天只而夫人之柏舟愈堅惟曰為駱氏
嬪養駱氏兒伯耶仲耶夫氏之一體猶子皆吾子也
吾安適哉且今者諸父偕亡諸兒無藉天幸存余以
不亡三駱之嗣吾苟欲自便則此七兒者即幸不瀆
死而匍匐飄零其得成立也亦僅耳吾就安矣如三

駱之宗祧何夫為人媳而不鞠其孫為人妻而不育
其子為人弟室而不撫其孤真犬馬不食其餘也吾
何可從二婦人後哉於是七兒一母一機一砧梭織
冷月杵擣寒雲農以紡績費以縫針冬雪凍骨暑汗
汗巾明燄五夜掬霜握冰瘁苦如此而不灰心分哺
七子恩齊愛均惟冀雖寧遑恤烏勤蓋至窮窟迫命
而不下淒涼之淚諸孤啖髓而曾無嗟悔之色三十
年如一日也其間疾痛疴癢啼笑愛憎罔不誠求保
護而烹胆燃肝以從事者又不知幾瘁風雨矣諸子
於是始得成立婚聚後鵲巢燕乳尚勞經紀者數年

於是孫能抱書而夫人始晏矣然夫人不色喜也蓋
睹諸子之成而猶悲三駱之不及見也每歲時明禋
對木主而涕泣沾裳也夫以夫人之節如此之苦夫
人之功如此之大願乃三十餘年始聞於人尚未得
當途者數字之旌某等惧其無以風教閨閭興起節
義而扶風化也願大君子發其幽光按實而著之筆
端以俟他日之有能表彰者於戲夫人苦節有若是
哉古稱死節易立孤難公孫杵臼程嬰子之義不迨
如是是豈尋常巾幗之所能為哉然白以兩男子存
一孤夫人以一婦人存七孤彼十五年而臣義就夫

人三十載而婦功成其功能歲月既倍之而艱苦又
過半矣謂之生賢於死可也然則夫人為駱氏一婦
人而實為駱氏之三丈夫為駱氏之三丈夫而實為
國之一丈夫為國之一丈夫而克為千百世之大丈
夫也豈不偉哉蓋由勲舊之家忠勇為德雖富貴稍
替而剛毅幹略之氣尚鍾於女兼儒家詩禮浸淫雖
為女子而亦能知節行顧名義如此不然隴西十萬
戶夫豈無如夫人之遭者而能如夫人之行者有幾
耶若之何而泯泯者遲至於今耶豈秉懿之好有同
有不同耶否則名實之際亦有幸不幸耶嗚呼金多

者名高節苦者無色君子於是乎不能無疑嘆也余從士大夫後攬拾遺聞發幽表微以實從教續列女之傳而竊附劉向之後者亦有志焉於是沐手濡筆大書於軸以告世之婦人而即以愧夫鬚髯如戟不若婦人之行而為男子者則予手編當自夫人始雖然余尤有望於駱氏子弟無忘母功而力由孝弟以漸興起於名教光顯之地則夫人之清操潔行愈以燦耀天壤而於肥人士勤勤表揚之意益無負爾詩曰無忝爾所生庸無意乎至於旌門表閭則有當途在余第著輿論之公而為揚其實如此

壽叔母包淑貞文

駱維寶

隴西農者正翁駱君之妻包氏苦節成會設帨日族兄弟駱兆圖等率祖子弟諸生舉觥表節頌壽命繼賓言賓思大吾宗者惟包氏母於是再拜稽首言於筆曰古稱一身任綱常之重者在國惟忠臣在家惟孝子在閨闈惟節婦故忠於君孝於親節於夫其道一也而見於生與見於死其義一也顧成之者難耳如吾族母包貞淑者自廿歲至今垂三十餘年其間天時人事足以動搖乃心者豈少也哉試約略言之蚤歲芳辰睨睨黃鳥簾風花影皆感空閨誰復怒樂

聲於未亡人之側哉既而喪亡頻仍罄室空懸數房
貌孤仰哺一身瘁苦艱難布敝荆殘而姐姪娣姒安
樂綺羅以耀於前古之高士尚有見他人而慚臥不
釋者又何論末世之婦人乎即是以論成節易耶難
耶他若凶歎饑饉何時蔑有儼為大夫尚爾難支笮
笮寡婦育養之外更兼門戶之應持力徭之追呼紛
紜雜沓一取辦於寒砧冷機之上呵凍揮汗之手忍
饑受寒而恒下淒涼之淚以給之易耶難耶且先叔
兄弟三人後先奄忽伯氏孤三仲氏孤一己孤三半
在襁抱而二如各再適六七幼孤委一寡婦恩勤撫

育愛齊已出以至婚聚成家易耶難耶况乎天道難
知歲月彌長歷辛苦者日復一日報善人者年果何
年諸孤蚩蚩與天分豢哺啜在予而成敗利鈍詎能
逆睹一念及此易耶難耶其他險阻崎嶇萬苦千辛
而不可以意似者更不知幾何嗚呼三十餘年中其
足以撼搖心意銷磨堅牢而撓乃大節者如此之衆
則信乎其成之難者偉哉賢母今竟成矣夫吾所謂
難母亦難之顧難而成與難而不成者固有間矣然
難而成與不難而成者亦有間至於不難而不成與
萬難而必成者其賢否不太相遠哉偉哉賢母不得

為忠臣為孝子僅以婦節見也惜哉然跡其冰心裂性傲日凌霜以飲食教誨曲折艱辛為鞠躬盡瘁是忠臣孝子之事母皆以婦節成之而無毫髮之遺憾則不為男子可也謂勝於男子可也即謂之忠臣孝子亦可也何也其道一也世有斯人豈不足以培國家之風氣樹後人之儀型哉且乎振振繩繩皆忠厚純朴大有起色行省崇高富貴崢嶸家聲雲初衍慶琳琳炳炳照耀寰宇為忠臣為孝子濡賢母貞厚之氣以報賢母成節之苦者可操券而得也族人士留意製軸晉爵而祝曰萱堂獻壽蘭谷幽貞竹老成子松清播旌霜菊晚耀丹心獨擎祿享萬鍾鶴筭千齡至於會圖而上之以俟旌表則國人之責也賓第言於家者如此

隴西杜節婦石氏序

陳長復

隴西杜曉之妻杜廷璋之母石氏節孝成隴人士議旌揚之典以其實白之令令上之府府上之督學使皆報可各有四字之評表於閭僉曰允哉可以礪末俗美風化也既而隴之人復請於余曰以旌表為風礪上之人既盡其道矣而下之目擊耳熟悅於心而不忘者乃曾不得贊一詞焉愚賤之懷竊有未愜願

公代為一言以暢其意可乎余曰然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若於恒性其未蔽哉於是諒於衆曰古稱一身任綱常之重扶天之經張地之維立人之紀為國家培氣脉為萬世樹瞻仰者在國惟忠臣在家惟孝子在閨閫惟節婦而他人不與焉故忠於君孝於親節於夫其道一也而見於死與見於生其義亦一也顧成之者難耳如石氏者自廿歲至今垂四十年其問天時人事與兒女子性情之感足以動搖乃心而從俗敗績者豈少也哉嘗試約畧計之早歲芳辰睨睨黃鳥簾風花影皆感空閨誰復怒樂聲於未亡人之

側哉雖曰有子在懷乎然而凱風之詩七子豈尚少哉而竟何如此其難成者一也既而翁姑告逝罄室空懸呱呱藐孤仰哺指端瘁苦艱難布敝荆殘而娒娒娒娒安樂綺羅以耀其前古之高士尚有顧他人子而慚卧不釋於襁褓之兒者又何論叔世之婦人乎此其難成者二也他若凶歉饑饉何時蔑有四十年來諒亦屢矣值此之時儼然男子尚爾莫夫徃徃有喪其禮義廉耻之心而倖生於饑餓之餘者哀哀寡婦遺滯安得誰復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乎此其難成者三也至於門戶之應持貢賦之追呼紛紜雜

奮而一取辦於寒砧冷機之上呵凍渾汗之手半忍
饑寒以給之而恒下淒涼之淚也昔者負薪人之婦
尚以其夫貧賤而求去又何論並無貧賤之夫者哉
此其難成者四也况乎天道難知歲月彌長歷辛苦
者日復一日報善人者歲復何歲熊丸荻葉雖在予
乎成敗利鈍詎能逆睹此其難成者五也其他險阻
崎嶇艱辛曲折而不可以人意舉似者又不知凡幾
嗚呼悠悠四十年中其足以撼搖志意銷磨堅牢而
撓乃大節者如此其衆信乎其成之難也偉哉石氏
今竟成矣夫吾所謂難石氏亦難之碩難而成與難

而不成者其賢否固有間矣然難而成與不難而成
者其賢同而亦猶有間焉惟難而成與不難而成
者其賢否則不可以數計直有人與不人之別爾偉
哉石氏惜非男子而不得為忠臣為孝子僅僅以節
婦見也然跡其冰心烈性傲日凌霜而甘守空帷從
一有終焉之志則文山之不事二姓歌正氣於相春
而古道照顏色也不以貧移而茹苦食窮則採伯夷
之薇於薺穢而以惟薄為西山也其育子身教撫鄒
成立則巾幗之周公織紵之諸葛而以飲食教誨為
鞠躬盡瘁也其事舅姑於生則耕歷山之田於針砧

負季路之米以剪刀設曾參之養以紡績而為長逝者補烏鳥之哺也至千里致喪葬親以禮則感麥舟以曹娥之淚與董允之身以寡婦之哀而為先亡人彌蓼莪之痛也凡忠臣孝子之事石氏皆以婦節盡之無遺憾則不為男子可也謂勝於男子可也節謂之忠臣謂之孝子亦可也何也此綱常也天之經地之維人之紀也忠於君孝於親節於夫一而已矣所以培國家之氣脈樹萬世之瞻仰者亦豈有遺於是哉是誠擅千古風化之美而流奕禩名教之光者也願若等思諸大人旌閭之意廣此婦人成節之德退而省身教家勉為忠孝不然而憫然無耻戮我彝倫是此婦人下矣何以男子為哉故樂為言之而猶悲難成而遂不成者之不得與於斯與夫不難而亦不成之者非薄自棄為已甚也而尤疑難成而終成若石氏者之湮沒於深山窮谷之內塵埋孤貧無助之地而不出也倘令與守留心表彰若肯悉為搜訪以聞令將言之不吝則與若意不更大暢乎請以言於石氏之言為郭塊可也雖然婦人事猶小男子事極大母徒使人日表婦人之節而不見一忠孝丈夫也是為序

新建黑池龍王廟記

高夢龍

郡城之南里名藥舖其山有湫池焉其水冬夏常盈其流灌溉一方雖大旱不竭已酉孟夏余自西藏回署民方苦旱次日放東坡起龍行之說置虎頭池中俄而兩雄果鬪倒卷清渭以作飛雨今年仲春禱雨復驗意必有神主之因與魯公訪之父老相傳為晉故金紫光祿大夫左僕射安國雷公諱玉操者實湫之神也神故郡人其後猶為大姓以神之行狀臆余狀言生有異端十歲即能以醫濟人歷仕咸康永和西峯清岩洞已竟仙去顧郡志失傳久矣惟禮邑誌

之暨視學則縣庠缺如登城覽視見左水斜逝右嶂虛縮為歎詢諸土人云東郊三里外水澗沙磧昔有塔峯鎮攝郡氣今且頽矣余於是歎古人體國經野封樹表固之制為尤勝將與郡人復興之奈政務紛積車馬奔馳力未暇今秋公餘始得偕縉紳學士里耆鄉老登覽於隴山渭水間指畫周詳未嘗不以缺學廢塔三致慨焉未幾邑令程君徐語余曰邑紳士耆民間公言偕以脩學建塔為急退有成議敢以請余聞之鼓掌曰回是邦之幸也但厥工浩大培固有基矣而學安在令君曰城南舊有摠戎署今且廢曩

制面南後虛前逼弗利於文請更為乾巽乾來位也
巽文方也水抱峰環蔚為袍笏規模氣象可設學矣
塔磚雖蕩為烏有基可回也諸紳士里民俱樂歲華
豐稔衣食從容得以經營樽節衆力合擎經始落成
可卜也余曰思隴之人梵宮蕭寺錯彩鏤金結構蜃
樓頓然仙界若有不遺餘力者一轉移間可就也爰
與令君之慨然首事而更樂縉紳學士里老鄉耆皆
能識大體急公務都人士采芹藻山與川開面目津
津然嘉之矣遂繕詳請地商度規制以聳其成異日
者里居殷盛文教奮興倘有如秦子南壤子徒趙翁

孫段于松李良器權載之李青蓮長吉汪舜卿其人
出焉理學名臣武功文德皆足以垂埒山岳焜耀日
星又或才華臆發吐詞為經琢句成玉將以鼓吹休
明炳烺簡冊而簪纓爵第鼎峙間門是又諸君子之
所以福後嗣也故為之弁言以倡其首

卜氏家譜序

高夢龍

今夫觀天文者齊之書象察地理者辨之職方稽宗
法者考之譜牒譜牒不修數傳而後將有忘其祖父
之所自出者矣夫木且有本水且有源人而忘其所
自出為何如人乎則譜牒之所係豈不重哉故司馬

隋西言 卷之十
于長作史記于本紀世家必詳其得姓之由或無遺
焉晉人重世族譜皆藏於官宋齊而後譜多散逸歷
隋至唐尤尚世系唐太宗以天子之尊猶與崔盧較
世族他可知也迨于五代之時假于義兒亂我宗祧
族譜至此蕩然無足徵矣嗣是為譜者率多援引望
族務為夸大有冒他人之祖以為祖者而一二矯時
戾俗輩又或至遺其祖父所自出斯二者皆難免於
不孝也夫譜之述其祖也無稽者不敢妄附可徵者
書以昭示來茲而已矣余守天水之八載明經卜生
持家譜一帙謁余求序卒讀之知生為河津人本

識所自爰推厥始祖分其世系而書之策以昭示來
茲近代而還唯歐陽氏族譜數年一修子姓昆弟羣
昭羣穆散居四方世次臚列班班可考余守南安之
六年隴右卜生持家乘一冊來謁且云某系出先賢
魏國公子夏子後裔僑寓邊陲已歷三世茲乃叙其
世次載諸簡帙丐一言以弁首用垂不朽云予聞之
心且嘉之獨念子夏子聖門高弟科列文學名崇十
哲其設教西河也邦人欽其德賢侯師其行同堂有
疑汝於夫子之言然則百世之下聞其風者宜祖而
述之憲而章之篤信謹守奉高曾之規模詩云不愆

隋書卷之十
不忘率由舊章其是之謂乎至譜牒之垂按世系者指而目之曰某某先賢之苗裔以千古赫赫之光傳諸奕世悠悠之口其輕重大小為何如耶卜生今以家譜問叙於余知其志必有異予因叙而歸之其尚善所繼也夫抑亦知所重也夫

募建隴西縣學宮疏

汪元祐

國家覃敷文教內而畿甸外而郡邑莫不建學設師樹虞釋奠所以廣育人材敦修實行培學術而厚風俗自三代以來未之或異况我

朝

列聖崇儒脩極豐典迨我

皇上加意斯文隆尊

聖道馳褒封於五世光配享於千

秋裡祀舉以太牢歲時必新廟宇士生其時沐浴詠歌誠曠古一時哉余以甲寅仲秋來守南安視學之初覽其人文蔚秀冠裳濟美翹然為西上望嗣因拜朔語及縣庠邑令魯君感然告余曰隴西學廢久矣前太守王公揆方相土得舊廢署以為之基通呈上憲毅然有剏造之舉事甫作而旋輟職於涖任之始即竭力捐貲營構前工僅落成殿材五楹已而軍需匱乏綿力弗繼今蒙首詢及此此固隴人士之大幸

也願焉一言以為隴人導余聞而領之即旋車徃履其址周視遐矚高亢閎敞山水滌洄美哉誠發祥之勝地肇域之名基已夫始興者創也而繼起者因也莫為之前何以善其後莫為之後何以美其前事之可否準於義而後行工之成敗歸於斷而始決故因陋而就簡者達人之所羞也畏重而憚遠者志士之所耻也凡事類然而况風教所由關典制所必舉守斯土長斯民者其可以淡然漠然而聽之優悠已乎夫獨力則鮮功而衆擎則易舉九仞之高必起於一貫無涯之津不遺夫細流余聞隴西古稱豪俠重意

氣輕財喜施之鄉而况都人士誦法先王遭逢

盛世涵濡於詩書之澤漸摩於神化之天居斯民之領袖為群萃之先轂此舉也成所關豈淺哉遵制一也彌闕二也作首邑光三也郡邑各有專司四也兩庠之子衿各隸其地而專其業五也以禪補風氣而大昌文運六也不墮前功七也踵事增華以待來者八也有此八美而加以習俗之善多士之倡其有不翕然洽應如響之逐聲影之隨形也則未之前聞余初蒞茲土力薄而望奢不過以涓滴之俸唱百爾之先聲而深願以公溥心樹一郡之鴻烈也魯君

隋書言
卷之十
曰善遂書此以為異時告成之合符云

卜氏家譜叙

魯廷琰

國有史邑有乘家有譜雖事之大小不同而用以編年記事以誌不忘則一也家之有譜凡祖宗之功德世代之次序子孫之蕃衍以及一人之事功爵位里居莫不備悉於其中雖世遠年湮播遷異域而欲考其世系則開卷一覽無不井然秩然有綱而不紊有條而不亂然則家譜之設其有功於一家一族也為甚鉅矣南安明經卜子時菴為先賢子夏子之後裔子夏於魏文侯時設教西河歿即卜葬於其地即

今山西河津縣北五里之辛封村也塚墓祠廟在焉其子孫之居辛封者後或遷於魯之曹州或遷於豫之温縣又或遷於陝之韓城皆支分派別而莫可稽極惟時菴之先世世居辛封奉守先賢祠墓迨時菴之魯王父梅川公客遊於秦度地南安遂卜居焉迄今問三世矣時菴念已為先賢之後本屬河津望族一旦遷徙三秦不獲歸里以奉裡祀恐日久而其世系亦遂因之以失也爰為家譜一帙以梅川公客秦為始繼世而下凡子若孫以及曾元雲初或昭穆相承或雁行並列其意雖莫莫日瓜瓞延綿支分

派遠與河津之族譜相為考訂以不失其木本水源之意蓋實欲昌大其家聲而尊梅川公為南安之始祖也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時菴有焉癸丑孟秋予以公事謁見諸生見時菴溫文爾雅品行篤實至今已逾半載心敬時菴不置今時菴握斯譜丐余一言為叙余固不善文者也兼以簿書碌碌不能搦管構思然念時菴為先賢之後而予亦叨列孔聖門墻刪定六經先賢實為贊襄每於課誦時輒私心嚮往不忘今觀其家乘備述祠廟中殘碑斷碣遺文不啻親承先賢之面昔人所謂羨墻如觀者此也竊以一言得附於末為幸因不揣固陋為之述其始末並以誌時菴修譜之意其詞之工拙有所不計云

新建隴西縣學宮碑記

田呂叶

按舊誌縣學在郡城北關內年遠址湮厥後遂附府學失舊制矣前太守王公迺景方相士得舊憲署之空基負乾面吳南北山水左縈右洪謂此都人士其熾昌乎遂通詳上憲捐俸迺先命董生其憲經始殿基公尋邁疾弗祿工旋以廢戊申季夏我浙東魯侯來宰是邑下車之初或述前工即日命駕步躡其址

上下往復徘徊瞻眺顧謂諸生曰王公之言信有徵
矣即倡以已資復命董生繕葺殿工桷之薨之斃之
墉之僅庇風雨其後以西戎弗靖王師啟行一切供
億芻午弗給甲寅孟秋江左汪公既典是邦詢得其
故謂魯侯曰若茲曠舉緊詎獨縣事哉吾將以一言
鐘鼓之而君集其成乎即自製一序以唱以募於是
薦紳序爵子衿臚名商賈驥首庶人駢足各輸其心
惟恐後期侯乃遴於庠士慎簡老成得四人者宋生
哲董生露彭生侖牟生殿熊俾肩其任惟茲四人受
命惟謹爰起工於乙卯之春維是梓人殫殫巧人黽

黽繪史獻長役夫迸力弗馨弗警子來是亟棟宇軒
軒檐楹暈暈周垣鬼鬼既彩既麗輪奐彬彬仲秋之
朔侯乃釋奠於新宮多士僉曰我父我師作我新宮
千秋萬禩繫魯侯之功侯曰嘻哉維汝隴人風運肇
新况際

聖朝文教浹淪我太守汪公實兆茲鴻勳予惟弗堪
於厥職惴惴然恐若功之弗暨將貽九仞羞尚克賴
爾多士用補墜缺以昌我熙時之景運茲分在則然
予奚功丙辰春日復起崇聖殿次立兩掖逮於外屏
厥工方興而侯以治行第一欽取於朝

命既下諸生皇皇乃咸奔走相望肩摩而就予曰侯
去我矣在我隴邑茹德而湛和者枚弗克舉維茲數
仞宮墻肇造式廓剏建非常是宜樹之貞珉以志不
朽非終始其事者孰克志之弟子將假手以紀焉余
既不得以不敏謝乃進諸生於坐隅而告之曰夫運
會之相承也必有所需地需氣氣需時時需人我國
家

聖
聖相承化洽百年崇師右文備極曠典士習文風翕
然日上諸生遭其會者不亦極生民之未有乎夫順
承則易而創始者難為之於可為之時者十無二三

為之於未始可為之時者百不得一焉今汝多士沐
浴聖化而邑校闕如非憾事歎前之人兆其端矣而
旋即於廢何締造之為也而今且若是豈前艱而後
易哉蓋有需於魯侯也夫適千里者不以半途止建
偉烈者遇盤錯然後著今魯侯以非常之人剏非常
之烈處不易為之時一旦振臂行之而靡然響應優
優乎其就緒此無他需之也昔者宓子為宰每致歎
於掣肘今魯侯一請於太守而其志得行此無他需
之也昔者宓子為宰鳴琴而單父治今魯侯慎選得
人罔忝厥職隴人士亟公好義畢輸所誠故能用不

靡而功不勞此無他需之也是故運會之相乘必有
所需地需乎氣氣需乎時時需乎人交相需也交相
需而後可以闡一方蔚起之人文而後可以翊
聖朝光昌之泰運多士勗哉繼自今繩繩濟濟俾丕聞
聖學以光我

王國則魯侯之心亦慰詩曰樂只君子魯侯之謂矣
諸生進曰唯唯咈咈我父我師奈去我何予曰若毋
嗛嗛於魯侯之去也侯行將以澤汝隴者霖天下有
繼此者必循侯績而恢之九仞之功可立而覩矣諸
生既退遂撮其槩而為之記總計

大成殿五楹 崇聖殿三楹兩廡左右各九楹戟門五
楹櫺星門三楹左右掖門各一楹 崇聖殿牌坊三
楹門窓俱全周垣外壁稱是侯諱廷琰字雲湖浙江
紹興府會稽縣人由庚子科貢士今奉
命行取昔乾隆元年歲次丙辰仲秋記

重脩縣城隍廟募疏

玉歷

歷都會郡邑而必廟者有二一曰文廟一曰城隍廟
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闡盛衰之運人文秀起必發
祥於文廟民物康阜實兆基於城隍所以建治之始
營造創設之不容少待者兩廟而已非如佛寺他廟

隋書卷之十一
之可意為有無意為多寡者比是以俎豆莫不祧之位明禋享再馨之薦環橋而聽者五百多士既已爭思奏賦比戶而封者三十二里還期盡登春臺吾郡屬治十有七而隴西居其首舉凡禮樂刑政之務因革損益之數必自隴西始屬邑方漸及之獨縣廟之制較之他屬狹隘不足壯觀兼之風雨漂搖傾者圯者剝者落者正殿不揚群廟自廢朔望之拜謁何儀春秋之祀事空存爰是庀材鳩工闡舊規而從新製拓地於隴西卑陋而為顯敞凡一瓦之覆一木之植一丹漆之用一金碧之施無不有藉於十方是在達

人信士各發善念量力輸資庶幾閣廊無較崢嶸於始建宮堂坊闕彰藻彩於重新自茲五風十雨艸木吹瞻化育全城湯池民物共享安富况乎馳桂籍踏杏林人文蔚起其亦基於是矣

首陽論

楊聖敬

首陽山域中凡五見而夷齊真誠處在隴前輩已辯之甚悉且確然可據矣愚謂此不足辯也夫自古忠臣孝子仁人義士所以昭垂天壤卓然不朽者惟其心至公無私故其人可大可以久而不闕乎形迹之末夷齊當武王代紂時扣馬而諫登山而歌厥後山空

隋西言 卷之十
微老窮餓以死彼其所爭者千秋之大義所留者萬古之綱常豈計西山寸土為異日立名之地哉乃後之人憑吊遺跡爭相援引此曰夷齊餓處在某彼曰夷齊餓處在某是夷齊自公而我則私之夷齊自大而我則小之非夷齊心也且夷齊之於武王雖扣馬抗言作歌抒憤要亦各行其事耳武王應天順人而以救民為急夷齊秉經守義而以忠君為大三者蓋並行不悖焉不履周土甘心首陽祇自求其所安而其實武王之心夷齊早已知之迨至散財祭粟釋囚封墓所舉大快人心夷齊財又諒之矣紂惡自稔於

武王亦何忙乎况土在周則為周土粟在周則為周粟由周而來歷秦漢唐宋以迄於今幾王幾帝幾世幾年滄桑之變不可究詰試問周土安在周粟安在而必曰祀在隴西則歆之在河東則吐之夷齊當不若是之私當不若是之小也昔蘓長公書韓潮州廟碑曰公之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然則夷齊真餓處在隴卽以為在河東可也卽崇祀於河東可也卽無河東之祀於夷齊非有所損也卽由河東而推之天下皆為立廟崇祀於夷齊非有所加也不

惜生前之窮餓豈圖死後之醉飽此其不足辯者也
遇做長公之說以為斷焉

復設儒冊碑記

馬榮朝

事有舉而中廢者非得仁明之大人君子不能復興
也隴邑自山左盧公撫字催科洞鑒里排弊竇栽培
學校始造儒冊紳衿踴躍輸納並無逋欠久勒石於
戟門之外矣自改儒歸民里排弊擾吞聲忍辱幸遇
涑水楊公自文縣調隴公兩栢雄才政學兼優愛民
如子興學課士一時人文丕振更期多士加功耕讀
敦行仁讓必先養其廉耻自爾砥礪名節慨然復設

儒冊釐弊崇儒遂令盧公義舉廢而復興上有禪於
國賦下無妨於誦讀真慈父良師之美意養士率民
之良法也口碑既載於道銘刻難罄於心因序其舉
而中廢廢而復興之概謹鐫瑣珉以垂不朽隴上一
片石又見峴山之豈碑也公諱國瓚字黃中山西文
喜縣人雍正甲辰進士

壽邑介賓田蔚林八十字

魯廷琰

竊聞堯歷靈長河洛先遊五老周王壽考岡陵載詠
三朋詩書所傳豈或誣哉蓋惟世際雍熙仁義之化
洽肌膚而淪骨髓斯有敦龐德厚之士年彌高而德

彌劭者應運而生以示祥瑞以昭太平此邦家之光
亦閭里之榮也如我特翁田老先生者豈非其人乎
憶余下車之初即聞先生邑之名宿且賢而有德其
事二人也生則脩色脩養歿則盡禮盡哀而於繼母
尤謹其待同氣也少則推梨分愛長則灼艾分痛而
於從弟亦然其教子孫元魯也文則蜚聲泮壁武則
列名鬻序其家同居已閱五世尤為鄉人所艷稱余
聞而心異之以為漢有田氏者荆樹呈祥累世同居
高風炳於青史先生豈其苗裔耶何太和之氣鍾於
田氏者有獨厚耶是宜詳請題達建坊旌表以勵風

化者獨不能造二廬一見乎然率以軍興旁午其事不
果歲正月余奉郡伯檄有鄉飲之舉舊例出於邑人
公選衆口交推以為堪膺介賓而副衆望者莫先生
若也余即申報郡伯以禮敦請先生固辭不赴余至
其家強起之適當先生懸弧之辰賓朋滿座稱觴拜
祝先生皓首龐眉而應酬弗倦其和可飲其光可炙
令弟錫公先生令嗣殷伯年兄亦皆年逾耆穉蒼顏
鶴髮周旋其側執禮甚恭其餘子侄諸孫及曾孫之
環侍者彬彬濟濟授杖奉几各克供職而且二三元
孫戲嬉膝下家庭之樂孰踰於此後裔苟能紹厥宗

風而弗替雖數十世同居可也况五世乎余因歎所見之符所聞而太和之氣鍾於田氏者信獨厚也客有起而請者曰幸逢我公光臨願乞一言以祝先生余曰如先生者實由我朝

列聖相承熙皞之化邁商周而際唐虞天特生之以示祥瑞以昭太平者也以故年逾八旬而耳目聰明步履康健如四五十歲者行見由耆而耄而期頤可搯券而期也又何取於世俗紛紛頌禱之說詞乎客曰曰我公此言實得先生真面請即書之以為先生壽余弗能辭也因為之叙

隴西駱氏祠堂碑記

魯廷琰

凡創建脩廢之舉工必落成而後文以記之以垂於永久未有甫有其基方有其意而預為之記者有之則自予於邑之駱中雄作記始中雄邑節婦包氏之季子也雖功名無所成就而居家孝友持躬醇謹隴人士嘗為予詳其為人予亦遂悉其梗槩而卒未謀面也丙辰春予膺部取行將北上中雄跪予而請曰小民奉八旬母命願祈大人一言勒之玳瑁以為族人約蓋求予作祠堂記為家譜叙也予曰爾祠建立何地曰甫有其基予又曰爾持譜來曰無譜予曰兩

者俱無成何作文為中雄又跪而泣曰小民毋包道
小民駱氏世居隴邑其先原有譜遭明末兵變失無
存今若不修將親踈莫辨尊卑失倫不孝之甚者也
至祠堂之建更有急者小民駱氏其先在前朝雖非
顯宦名家亦屬耕讀巨族故郡城有汪家角北郭有
駱家角彰彰足據因兵燹後多被人侵佔今祇留空
地一所若立一祠堂敬宗之道於是乎在睦族之道
亦於是乎在即修譜之舉亦於是乎在此小民毋包
氏意也予聞之嘆曰此真無形之祠字不字之譜牒
也夫天下惟有無形者而始能有形有無字者而始

能有字惟其真也真則發於不自知動於不容已今
中雄言天性洋溢彌質彌朴始仁人孝子之言也奉
毋無遺仁人孝子之行也詎可以祠未建譜未成而
少之耶中雄勉乎哉堂宇勿侈高大蔽風雨足矣高
大恐爾力不支也譜系勿妄引古先妄引則宗法亂
也率是道也以往則其事靡不成矣爾毋志遂爾孝
亦成矣爾駱氏家數更彌昌而彌熾矣中雄勉乎哉
余嘗謂言無關於世教雖鴻文大章同於腐朽語有
係於風化即樸陋無華可列金石余雖不文故樂為
之記

杜節婦石氏記

陳廷綸

婦以節著非婦人之幸也譬之誠臣義士或捐軀於板蕩之餘或殉志於顛危之際陷胸決脰視死如飴而無補於所事之人所為之事故逢比夷齊徒殺身以成仁而五百之士松耶栢耶之歎令人憑吊而不能已若能挽虞淵之日與成旅之師迴墮緒於微茫躋阨危於衽席匪特庸近者之所不能即誠臣義士亦曼曼乎難之矣今杜生廷璋之母石氏者韶年奪偶子職身兼暮齒全貞母儀世肅其尤異者返他鄉之旅襯血染麻衣嚴午夜之書聲霜清荻影茹荼

第四十餘年昔之呱呱者今博士弟子員矣而且孫枝林立家業日興凡生之一粟一絲無非氏之銖積而寸累者是何異再造其室家而復延其世系也詎不幸欤故余既旌於額而又誌之

隴西人物志序

王懋竑

古者列國皆有史自封建為郡縣而列國之史廢矣其後乃為圖志圖志亦史之流也然其為書率有司以備故事而已大抵詳於山川疆域州郡沿革而人物則畧而不盡載也於是識者病之更為先賢傳人物志以補其缺自漢以來有之而傳者則寥寥矣蓋

自班范而後史皆雕刻破碎或浮淺叢雜不足觀而
宋以下尤猥釀無法此固聚一時文人才士為之猶
且如此况一邑之志與傳本一人之獨見其前者耳
目不接非有記注相承既希濶不可考據而近焉者
徃徃挾忿好之心其褒貶不盡合於公議或以鄉里
之舊有所梗避於其間又未必盡曉史法拙於取舍
繁簡不當閤而弗明爵而弗彰此其所以不傳也夫
十君子修身飭行窮苦困頓以自立於世其於顯榮
貴富已非所望而不能不有意於後日之名既非有
尊爵盛位豐功駿烈以見於國家之史而亦未必皆

有怪竒偉麗之作自傳於千百年之遠而為之志若
傳者又泯泯無以傳之則其窮苦困頓以自立於世
者將遂沉沒而不能以光耀於後此甚可嘆也隴西
吳公來令吾邑視吾以所作襄武人物志隴西漢郡
故治襄武今更以隴西為其縣名其地迫近羗戎圖
籍散軼而晉魏以後多戰爭人物亦罕可紀殘碑斷
碣僅有一二存者而亦莫之考也公為之搜採史傳
網羅放逸貫穿馳騁其勤至矣至於近世聞見所及
尤注意焉其事核其詞質昔人所稱有良史材者也
余讀其自序益慨然欲追唐宋以上之作者而幾與

班范並所云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則又深有懼焉而
仰以望千載之前俯以待未來之後世而不勝其幽
遐綿渺之思也肯所傳襄陽耆舊記汝南先賢傳蕭
陽人物志諸書今不盡可見而浦陽人物志新安文獻
志具在以公所為較之無弗及矣吾邑自淄川孫公
以儒雅飾吏治有兩漢循吏之風迄今無繼者於公
蓋再見之孫公嘗為邑志未就侍讀西川喬公成之
喬公故受史法於編脩堯峯汪公其所為列傳卓然
有足傳者後其版燬於火遂為庸俗人所亂又自是
後歷三十餘年矣所宜接續而亦未有能任其事者

今讀公之書其深有望焉此必可以繼孫公喬公之
為而後之覽邑志者豈其尚有缺而弗脩之憾也余
自少為文辭然不曉史法引筆行墨率多繁蕪所謂
刮垢磨痕卒不到史今承命序公之書益以自媿而
聊以致余之意云爾

按隴西人物志鄉先生乾玉吳公之珽所作也考
核精詳未得剗剗歲壬子魯父師纂修邑志採
訪搜羅而公挾其稿於宦邸未獲見也今歲己未
志已成矣其弟含美挾其稿歸披讀之下與魯
父師列傳互相彪炳附登其序於簡末知吾邑全

乘而外又別有人物誌一帙也後學王綬極識

此書... 卷之一... 乘而外又別有人物誌一帙也後學王綬極識



